中華郵政[illegible]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二月卅一日（星期一）

成都新聞

第陸〇伍號

社址 東御街壹叁柒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學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二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崇慶豆油

崇慶紅白豆油早已有口皆碑本號特辦大批抵省廉價歡迎如承賜顧請到總府街吉星號海味舖可也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小舞台** 下日演唱狀元審百案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請注意 初級幾何學現已出版了 代售處成都東御街卅貳號崇業印刷社

黃金窩 售店 總府街昌福館對門皮鞋舖內 定十二日起特別歡迎顧主二樓南土大杯三角小杯一角五 仙三樓建南土大杯三吊小杯二吊當此金風漸厲之秋正是對燈消遣之時且煙味濃香燈價經濟煙量增加請君試驗包使滿意

仙茸到省 欲購從速 小什字泰三堂啓

玉獅帶 初集 本書計三十回印刷精良大字大本前印兩次俱銷售一空致使購者空勞往返現在三版出書特歡迎閱者兩星期每冊只售大洋一元過期無折外縣函購郵票代價本報發行部經售

滑稽香艷小說 **[illegible]太太外史** 全一冊售洋四角外縣郵票代價另加寄費五仙 本報發行部經售

新興餐館已經開幕 新興街六十一號 地點宏敞。座位舒適。飲食精美。招待週到。大宴小飲。兩皆適宜。新張開幕。特別歡迎。

▲保定市上發現神祕的女郎

行蹤飄忽偵探生疑日記中抄出絕命詩

保定通訊，茲有陳湘雲者，年二十歲，曲陽下河鎮人，於前□午間由津乘平漢車來保，下西關車站高陞棧內，隻身孤女，旅囊單薄，衣飾雖摩登而不華麗，面龐頗帶風塵之色，偵緝隊幹員王錫章，前往盤查，據稱，伊先曾在察哈爾當充女偵探，又在北平警官學校女子警察班畢業，及津東豐潤縣，充當小學教員，來保訪友，並未供出友人姓名，王隊員回隊報告後，隊長隊附等以該女子諸多可疑之點，囑令王回站注意伊之行動，陳湘雲當即乘人力車搬進城內，離高陞棧時，聲言進城住沙牛胡同友人處，但進城即令車夫拉至金線胡同，金室旅館十八號房間內下榻，十七日居住一夜，日前早晨起床後，即出門，是日偵緝隊全體出動搜查，不悉該女子究奔何處，蓋李湘雲在金室旅館改爲韓劉氏，唐縣人，經偵緝隊探詢車夫始知下榻金堂旅館，該隊晃可疑女子屢遷住址，益增疑竇，訪至金堂旅館，適陳湘雲外出，直至夜十二時始回，乃帶回隊部嚴訊，檢查陳湘雲包袱中有啼笑姻緣一冊，刀筆菁華一冊，並有來往信件多封，日記一冊，內有絕命詩一首，文曰『白日吞聲江水泣，青天咽淚雨絲飛，從今別却京奉路，化作啼鵑帶血歸，字係鉛筆錄，極潦草，供詞多支吾，不，自圓其說，現該隊正嚴訊中能但陳犯無帶多數路費，致其行色，或係薄命女之類，亦未可知，即將放逐出境，

香艷神幻 驛墻艷鬼（續）

（俗笑）

生私詢小鈴，始知美人即七姑也，七姑請入內，生惶恐，稍不敢，女曰，我郎郎彼郎也，何遂以形迹拘拘，即挽生先行，七姑罵曰，婢子唇鋒，刺人乃爾，生至是，已不復畏，回首睨七姑，笑而謝之，

七姑低鬟，略不應，既入內，素壁文窗，斐几華榻，獸爐爇香，一縷烟裊，圖書筆硯，位置駢羅，膏燭光中，遙見階前盆花比列，綠葉紛披，生問何花，濃艷若此，女使告曰，斷腸花也，生令秉燭觀之，胭脂點點，嬌楚可憐，回視諸女，皆有悽惋之色，旋聞剝啄聲，令女使往應，頃之，偕數女而入，一年四十餘，（未完）

潑婆經

王婆婆口述 男洪順筆紀（續）

婦女必讀 治家寶書 能邊吾訓 天府名題 右第四草 悍妒出章 奉勸婦女 請聽吾言

人生在世 休學放蕩 不可造次 治容晦淫
最苦裙釵 出入踰閒 潑蠻招愆 三出處治
少時謹慎 于歸以後 打公罵婆 若再凶橫
長亦純全 孝敬拳拳 一出不恕 專房迫脅
和平溫惠 助夫顯子 無子橫惡 挾制丈夫
主敕爲先 裕後光前 二出又至 不准納妾

小舞台

審百案 第三幕 收狀

煙狀元

一夜漏聲催曉箭。蔣癩子又喊請堂官。嘆本宮到任來不敢驕懶。入私囊未敢拈一個小錢。叫侍卒（雜介）去把那中門來展。瓜子殼掃乾淨堆在後邊（卒介）（譚蔣王潘四將上）蔣癩子燒開水代麻茶碗。潘伯勳去把那煙燈點燃。（蔣潘介）王小二幫點忙劃處胆胆代挖泡煙（譚王介）耳邊廂又聽得人聲吶喊。推窗子看一看是何根源。（雜扮欽差上白）來此已是黃金窩。待某緊車捧旨上樓。（譚白）稟驅馬。煙土現時欽封附馬爲八殿巡撫之職。欽差捧旨。已上樓梯。（尖白）哈哈。

未完

添演 鴛鴦夢

鄒沛撰

第六齣 訓女

似梁孟舉案齊眉。勿因買臣之家貧而求去。毋以相如之琴調以私奔。爲父老矣。愧無德能。只有詩書禮儀。堪以教訓於汝。望我兒體貼父言。將來你們夫婦金玉滿堂。孫賢子孝。爲父就在那幽幽冥府。也是歡慰的。最可傷者。兒的母親亡故爲父鰥居。而今汝又要出閣「。這吓只有爲父一人。可憐可憐。我兩眼睜睜回顧一盼哪。只有這香火堂先君。（未完）

▲耗子搬家

千百結隊疾走

（隆平十八日通信）本縣二區孔家莊陳家莊中間一帶，於昨黎明時，發現一特殊景象，據聞有鼠無數，成千成百，在該兩村中間沿大道向東南疾走，事被孔家莊一拾糞者窺見，遂速返伊鄉，按事遍告鄰居，衆皆異之，趨往視之，時已漸明，羣鼠乃不見，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鄙人畢業某校，今該校將屆七周紀念，鄙人等（畢業班）擬贈送一禮物，價格以不出十元爲限，未識贈送何物爲佳？（亞森）

（答）買幾棵常青樹，種在校庭中。你們十年後，到校中去，看看樹長大得怎樣？想想你們一班人十年內的變化怎樣？一定很有趣的。

（問）我是個窮青年，自思一無技能，文不能，武亦不能，要是做小生意，又沒有本錢，左思右想，實在沒有辦法，請問博士解決一下！（落難人）

（答）除了文武和做小生意外，沒有事情可做麼？你不能出賣你的勞力麼？勞力是你用不完的本錢！

（問）我每夜睡熟之後，時常哈哈大笑，不知何故？（卜明仁）

（答）大約你在白天，拾到了什麼不可告人的妙東西了？

△古語今驗

如履薄冰

姑娘們着了高跟鞋在馬路上走，伊難十分小心地努力撐持，想保着自然的姿勢，總難免顫匕巍巍，一扭一拐，怕要跌交般的模樣，詩云，如履薄冰，殆爲姑娘們詠也。（未完）

哀情小說 續姊妹花

第四章 雙料省丈 (105)

如今更爲了大寶的楚楚可憐。心裡更增了一層好感。乘着幾分酒興。心旌霍霍地搖蕩了幾吓。不知不覺的便由好感裏生出了一種歹意。恨不得立地就施出平日對於第三種女子的手段。去對付大寶。但在這時候。同棹的人。都有關係。什麼事情。只能放在肚裏。不能堂而皇之的表示出來。然而他那目不轉睛。不時注視着大寶的神情。已可充份地表現出他的讒涎欲滴的心理。趙大怎會瞧不透。他也明知道錢督辦那種舉動。多少對於大寶及自己存一點兒侮辱性。然而他是何等樣人。他的官兒又是[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的卑鄙齷齪的心理。最好希望錢督辦能够看[illegible]大寶能够順從錢督辦。那麼就可撇開了原有夫婿桃哥。改[illegible]錢督辦做八姨太太。[illegible]姊妹二人合事一夫。效法古時候的娥皇女英。自己不是便可當一個雙料省丈麼。

紀實武俠小說 江湖大俠

第四回 雄心勃勃廣結義兄弟 熱血淋淋各顯好手段 （三六）

這時候耀青的開支，越發浩大，他創立這個天地會，原是抱有絕大雄心，不惜傾產結交，只是所入有限，支出無窮，他的經濟狀況，不覺得外强中乾起來，耀青早就打定主意，一天晚上，他招集了全體會友，在酒店後面秘室中，宣講敬天之道，宣講畢後，對衆笑道，昨天晚上，兄弟又夢見前番夢中的神人，對兄弟道，會友之中，有幾位根基深厚，福澤廣大之人在內，你可知道嗎，兄弟夢中答稱實有知道神人笑道明天晚上，將給你的仙帖，供在香案上，大衆禮拜天地，將仙帖在香上繞了三圍，當衆打開，仙帖上面，自會顯出那幾個人的姓名來，那時你就得和帖上有名的人，結爲生死弟兄日後共享富貴榮華，休得違，兄弟醒來之後，取仙帖瞧看，帖上仍是先前的十四位姓名，並沒增多，說到這裏，在袖中取出仙帖，當衆展開，上面只有田振等十四人的姓名

長發和號
專門磨豆豉
零售 口蘑 二八二 香蕈 五二二 每斤
住東門下東大街九十七號
批發販莊格外廉價

耶明 克瘡哥
爲眼瘡科聖藥也
啓者鄙人感覺成都市眼科及瘡症甚爲缺乏之良藥以救同胞之危夫故向福建老號接洽始得同意允諾入川推銷特將耶明及克瘡哥兩種由鄭交蓮到蓉凡屬病家務須注意焉確有藥到病除之效可謂言之不謬矣
送醫時間 八鐘起十鐘止 貧苦不取分文
出醫時間 午十一鐘起四鐘止 收二元 夜間加倍 與在外
成都植記天佑堂 直字識 醫住址 上陳北打金街一百零二號

少城公園門口
隱廬南貨商店
廉價出頂
啓者鄙人近因要事赴滬甘將本店全堂器具廉價出頂如欲頂者希向櫃上交涉可也

雀斑內消丸
總批發上海協和大藥房
專治男女面上雀斑土癌燒子粉刺內服無不立見奇效內服有詳細說明每瓶暫售大洋五角
成都經售處 安寧藥房 華勝藥房 華盛藥房

智育影院
十二月廿九起演
風

大光明
午場 晚場 停演

附像 韓勵虞婢案 風流小生
本報所編劇本刻已出版每冊實售洋三角對分十幕幕次如去

第一幕 逞威
二 施刑
三 棄屍
四 驚夢
五 破案
六 審訊
七 索命
八 遊殿
九 懺悔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天師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七十五回 拜四車頁友欣相遇 驚賊變雁行又參商

朱通心裏狂喜道，此處必是甚麼神仙洞府，我朱通真是幾生修得，得到此處，心裏一高興，足下也迅速起來，走到盡頭，依然是道石門，朱通伏在門縫裡一看，只駭得三十六個牙齒，捉對兒厮打，原來這石門裡面，是個大天井，天井裡長着綠油油的淺草，十來個婦人，俱捧着自己頭兒，在那裏咿咿呀呀的舞唱，朱通心裏想道，此處兒多吉少，看來還是出去爲佳，方轉這個念頭，猛聽又是一聲怪嘯，那些女人們，一個個都提着人頭，跑入石壁裏去了，朱通好生驚異，怎麼這一根縫兒也沒有的石壁，會瞬瞬的，跳進人去呢，朱通想着不由好奇心起，復用力將門推開，裡面仍是清風習習，花香陣陣，若不是方才親眼見着這一幕怪劇，恐怕誰也要認他是神仙洞府，朱通向着那石壁看了又看，都看不出一點痕跡來，正自左右摸娑，突見堂上石棹，閃出道碧綠光華，朱通方睜眼，那光華業已痕跡全無，朱通便跨到棹邊，去東搬西拍，驀地裏一聲巨響，朱通隨着那石棹　向下面便沉，耳邊廂只聽得風聲鳧動，朱通兩眼緊閉，知道凶多吉少，却不料沉下去時，才是一間溫暖臥室，牛楊竹床，鋪着毛茸茸的豹皮，床前石棹上放着個寶鼎，一股股噴着濃香，朱通暗想，這裏到底是個甚麼所在，便跳下石棹來窺瞧，風方落地，那石棹已骨碌碌上升，朱通大驚，忙飛步攀拔，那裡還來得及，那石棹已到頂上去了，朱通望着頂上石壁，嘆了會氣，索興復步出這臥室，踱出去，却是條彎彎曲曲的小山道，蜿蜒沒入桃花中，朱通頓覺心曠神逸，緩步留戀，朱通走到桃花林，落英繽紛，香氣襲人，恍如置身桃花源裏，朱通正得意時，突見林外對面岩邊，平空起了道光華，直貫牛斗，朱通急穿出林去，林前碧水一彎，溪邊長着淺草，一瓣瓣桃花墜入水裏，那景緻畫也畫他不出，朱通無心觀賞，急望對面山岩，注意細瞧，才見是一個小山洞裏，閃出縷縷的金光來，那溪水深急，朱通莫法涉過，只好爬上樹枝，東張西望，方看見那山洞裡，是一個小石匣，還有個爛木瓢，瓢下似乎有個五彩燦爛的石頭，在閃閃發光，望了一會，依舊莫法去取，只好懶洋洋擂下樹枝，一個不留神，險些跌在樹根下石碣上，朱通喘了會氣，便低頭去看那石碣，只看明白甚麼詩文，將才看得兩三行，心裏不覺大喜，原來那石碣上，記得明白，對面山洞裏，藏有寶物三樣，第一名屠龍劍，能削金斷玉，刺虎斬蛟，第二名無極瓢，萬寶所宗，三光所聚，第三名女媧石，擊人千里，心手合一，後面並寫得有真言數句，只要將此真言唸上三遍，那三寶便會飛過溪來，朱通好生歡喜，忙不迭將那真言唸又唸，不知唸了幾遍上，晴天霹靂雷聲隆隆，電光交熾，那三寶晃若生了兩翼般，飛過溪來，頃間大雨傾盆，桃花亂落，朱通冒雨拾了三寶，飛跑入那臥室裏暫避，但聽外面風聲，晃若崩山倒海，滴滴瀝瀝，雨如鳴箏，歇了好半晌，方才雲收雨止，又復天明，朱通揭開石匣看時，見那裏面，果是一口晶瑩奪目的利劍，便取來懸在身傍，又看那瓢時，瓢背刻着六字真言，瓢裏是放卷的口訣，朱通一一收好，復步出臥室來，走到林邊，見那石碣，已連根拔起，不知去向，心裏暗自驚怪，在溪邊徘徊了一陣，方才穿出桃花林，陡聽左邊山峯裏，一聲怪嘯，風聲響處，黑霧突起，朱通大驚，急拔出劍來，煙霧裏，一個怪物已撲了過來，但見這怪物，頭若蚯蚓，額長獨角，脅生雙翼，長鬚飄盪，遍體鱗甲，閃閃發光，兩目如電，金光射人，一聲長嘶，風雲齊起，兩翼鼓動，大雨傾盆，朱通心裏，好生驚惶，忙在懷內，摸出無極瓢來，口中唸動真言，迎風一晃，大如斗箕，飛舞天空，顆雨俱無，朱通見法寶靈驗，頓時大胆，飛步舞劍，反向這怪物刺去，看官，你道這怪物是個甚麼物件，原來便是窮陀智禪，被蒲鸞英寶弓打傷的鑾鈴怪獸，鑾鈴怪獸，被蒲鸞英弓箭掃傷，隱伏在招魂旛上，窮陀智禪，未曾留意，搖動招魂旛，鑾鈴怪獸，撲下旛來，掃中雲懷玉馬頭，因而產生徐俊，方才破了這五鬼大陣，五鬼陣中，五種怪獸，三種已掉在陣裏，鑾鈴却負痛竄在這山內養息，時時鼓動風雲，往來數百里內，傷害人畜，這日却該他劫滿，應死於朱通之手，故而鬧雷鬧雨，猛見朱通，急將兩翼鼓動，長鬚飄盪，張開巨口，來吞朱通，朱通大吼一聲，好孽畜，手中劍，似電光樣，直撲鑾鈴頦下刺來，鑾鈴一聲怪嘯，掉轉大尾，箭也般，來掃朱通，朱通看得仔細，略將身軀一邁，閃在側邊，大吼聲，與少爺去，去字未完，屠龍劍以直刺入鑾鈴腹中，鑾鈴正掉轉頭來，欲咬朱通，驀地裡一聲慘叫，撲的聲，噴出幾口鮮血，兩翼駕不住風雲，好像斷線風箏被墜入碧水裏，朱通利劍，刺入怪獸腹裏，不見血來，心中正覺怪異，掉轉臉來觀看，不防鑾鈴口裏鮮血噴來，要躲不及，

大明二十七俠 二三四

第六十一回 公孫策腋店會甯仁 馬青鋒坑廁遇奇事

公孫策點了點頭，小二道，爺和那姓寧的認識嗎，公孫策笑道，我和他會會過一次面，方纔在壁縫內一張，似乎有些相像，所以問你，果然是他在內，小二聞言，退將出去，馬青鋒已洗了臉，說公孫兄洗臉罷，怎麼這般悶長悶短，莫非要見獵心喜，逢場作戲嗎，公孫策一邊絞手巾，一面笑道，馬兄別錯會意，咱可不是這般人，說着絞好手巾，擦了臉，坐將下來，將自己如何投師學藝，奉師命代除師兄，及在通州遇見寧仁及計全勝，後來方在灤州會見粉金剛的話說給馬青鋒聽了，馬青鋒道，如此說來公孫兄苦心孤詣，今日在此巧遇，還當如何呢，公孫策嘆了口氣，將自己同着計全勝南下，在楮二家分別，自己南行訪尋師兄，無非欲勸諫師兄，但恐他惱羞成怒，並恐他記念通州破壞他的好事之仇，今日在此相見，也祇得和他相見請他到這邊來，勸他悔過自新，如他能誠意悔罪，豈不免傷同門和氣，萬一他毫不客氣，那也只好將來邀同欒闕二師兄，尋到他之後，宣布師父的戒律，請他自己裁處，馬青鋒聽得此言，不禁嘆息道，公孫兄，但願你能將他勸諫得悔過自新，小弟也給你歡喜，公孫策太息點頭道，但願如此纔好，說着，二人又說了些閑言，聽聽隔壁，已是歌聲停歇，只，人語止靜，二人走到壁縫內一張，只見裡面只對坐着兩人，其餘的男女，俱已不在，二人相聽低言道，不料咱們在這說話的一會兒工夫，他們俱已散去哪遂退到坐位上，坐將下來，公孫策沉思師兄在此，如何可以會晤，可進良言，忽然得了一個主意，便立起身來，將衣服略整一整，說馬兄稍坐，小弟到隔壁房內去，打個轉身就來，馬青鋒道，兄請自便，公孫策出得房去，走到隔壁房門口，門帘放着，燈光外射，公孫策伸手將門帘一撩，走將進去，那對坐着的兩人，正在說話，說得出神，陡見一個陌生人，走將進來，不由一驚，起身請問尊姓，找誰，公孫策微笑着說了姓名，回問二位貴姓，台甫，二人說了姓名，乃是尚公達，蒯壽松，均是保定府人氏，公孫策說明，住在隔壁，特意過來拜訪寧仁，二人說，寧兄同着一位姓徐的朋友，一齊到王大房去打茶園去了，停一會兒就要回來，請坐，說着伸手讓坐，公孫策坐下，有的沒的，和二人閑談了一會，起身告辭，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一〇二

第十五回 免腰身穿無底袋 防扦胸掛銅鎖牌

當下兩人又談了一會，傳載之才出去了，到了第二天，便依照王洪順的計劃實行，暫且不提，却說王洪順走進內廳，正見李露文，坐在籐椅上，當即上前笑道，你才來呀，李露文道，因爲我送一個朋友下重慶，他現在受了重慶醫學校的聘書，他同我在學校時，很爲相好，故與他送行，王洪順大驚道，女士還學過醫嗎，李露文笑道，豈敢，不但學過，而且有時還出診咧，王洪順不由一呆，半晌才說道，怎麼我會不知道呢，李露文道，這有甚麼關係，値得大驚小怪，難道你不知道，我來打着鑼告訴你，只怪你太大意了，要是細心一點，便可瞭然的，你想我若不懂醫，怎能發明衛生飲料，冰汽靈芝三種水合而爲一，王洪順道你怎不掛招牌呢，李露文道，現在我正在組織中，打主意設一醫院，王洪順道，你長於那科呢，李露文笑道，你真是外行，甚麼叫長於短於，只要有病家來，我都替他醫治，但我最感興趣的，還是花柳科，王洪順笑道，花柳科的醫生，現在成都市太多了，恐防患病的人，還莫有醫病的多，你要行這一科，恐怕營業不佳，據我想，你不如辦產科接生，較爲得計，李露文笑道，你還莫有見到，這內面很有道理，你想我是一個年青的女醫生，來醫男的花柳病，說着，便附着王洪順的耳朵，詳細述說一番，王洪順還未聽完，已忍不住笑將起來，連呼妙極了，虧你想得出來，

◆ ◆ ◆